1. 上主從未提出任何要求，而祂的聖子一樣毋需提出任何要求。他內並無匱乏。一處虛空，一道小小的間隙，這些都是匱乏。也只有在這兒他才會想要自己沒有的東西。見不到上主的虛空，天父與聖子間的間隙，這一些都與祂們的旨意相背，因為祂們已承諾了合一。上主的承諾乃是祂給自己的承諾，祂的旨意便是祂的一部分，那是沒有人能違反得了的。在祂和祂的本質之間不致生出間隙的這一承諾不可能為假。有什麼意願能介入那註定是一的存在？畢竟其圓滿容不下任何間隙。

2. 你和所有弟兄之間的美妙關係就是你的一部分，因為那也是上主的一部分。你若否定了自己的圓滿和健康，否定了天助，乃至你對療癒的呼求和療癒對你的呼求，要不是你生了病，否則豈會這麼做？你的救主正翹首等待著療癒，這世界亦然。而你也無法自外乎此。因為療癒要不是一體，要不就什麼也沒有——它的一體性正是療癒的核心。只有分裂的反面才能修正分裂，不是嗎？不論是救恩的哪個層面，都沒有中間地帶。要不你全盤接納，要不你不接納。未經分裂的就必是合一的。而既是合一的就不可能分裂。

3. 要不你和弟兄之間有道間隙，要不你們有如一體。既沒有中間地帶，也沒有其他選項，更沒有腳踩二船的忠誠。這樣的忠誠不過表示你對二者都缺乏信心，那只會搞得你團團轉，若有任何一根稻草看似帶來了一點解脫的希望，你就會伸手去抓，但又心懷疑竇。然而，有誰能把自己的家園建築在稻草之上，靠著它來抵禦強風的吹襲？若把身體當家，就會是這番景象，因它並未扎根於真理。但如果有，你就能將其視為不是你的家，而僅僅是幫助你去往天家的工具——上主亦安居於斯。

4. 身體若**以此**為目的，它就會療癒。你並未利用它來見證分裂和疾病之夢。而你也沒有為了它不曾做過的事對它進行無謂的責怪。它對聖子的療癒起到了助益，而它若以此為目的，就不可能生病。若不是你的目的，它就無法參與，而你已選擇了讓它不生病。所有的奇蹟都仰賴這一選擇，一旦你做此選擇，頃刻間它們便非你莫屬。沒有任何形式的疾病能對此免疫，因為這樣的選擇無法發生在形式層面。疾病的選擇看似是在形式層面，但那俱是一個選擇，一如其反面。而這也決定了你是生病，還是健康。

5. 但你不會獨自經受。這世界不過是你的一個夢——你以為可以獨自一人，你的所思所想亦不致影響那些與你分別的人。獨自一人必定表示你已與人分別，若是如此，你就不可能不生病。這似乎證明了你與人必定有所分別。但這一切不過表示你努力維繫的是你對不信的承諾。但不信即是病。好比建基於稻草上的家園，本身看似極為堅固、實在。但若不把地基納入考量，就無法判斷它穩不穩固。若是建基於稻草之上，便也毋需閂住門、鎖住窗，並把門閂上緊。風會吹垮這座家園，雨也會進來，將它帶往徹底的遺忘。

6. 它既是為了危險和恐懼而營造的，你卻試圖確保它的安全，這樣的努力又有何意義？既然它的脆弱並不出自於其自身，而是出自它立於其上那道小小間隙的虛無本質，那麼你又何苦以鎖鏈和沉重的船錨來加重它的負擔？建基於陰影之上的，豈有安全可言？你豈會把自己的家園建築在鴻毛即能壓垮的地基上？

7. 弟兄的健康、幸福、與無罪，乃至天父向他保證過的一切，這些才是你家園的根基。你所承諾過的秘密誓約沒有一個能撼動得了他家園的神聖根基。不論是風吹還是雨打，它都如如不動。世界會隨波而去，但這座家園卻屹立不搖，因為它的堅固並不取決於其自身。它是艘安全的方舟，上主保證了在祂之內的聖子永遠安全無虞，而這正是這艘方舟所倚靠的。這一庇護之所的安全無虞和它的神聖源頭之間豈可能產生任何間隙？從這兒你能看清身體的真相，它的價值僅僅取決於在何種程度上它能被用於釋放聖子返回天家，不多也不少。有了這一神聖目的，身體就會被營造為一處暫時的神聖家園，因它與你共享了天父的旨意。